

在一家民俗博物館，看到一桿老秤：一米多長的紫檀色木質秤桿，包漿的銅秤鉤，透着一股時光沉積的厚重。其實，「老」字有些多餘，現在哪裏又有新秤呢？這種古老的計量器具，早被各式各樣的電子秤取代。就跟電報、磁帶等一樣，已經退出日常生活，只在一些文博場館或舊貨市場的角落裏，接受懷舊追憶。

有一首與秤有關的詩。民間相傳，是那位開國皇帝朱洪武所作：「燕子磯兮一秤砣，長虹作桿又如何？天邊彎月是秤鉤，稱我江山有幾多？」何等的意氣風發。給他個月牙兒，就能吊起大地，比那位想用橫桿撬起地球的阿基米德還軒昂。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有一部家喻戶曉的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主題曲也唱到：「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桿子呦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盤的星。」

老百姓的秤，當然用不着稱江山，稱江米條、山楂卷還差不多。做買賣的商販，居然是秤不離手。普通家庭裏，秤也堪稱是必需品。買賣的東西在家裏先稱一遍，免得受商販的欺騙。記得小時候，走街串巷賣油條、豆腐的小販，除了現金交易之外，也可以用小麥、麵粉、黃豆等來交換，比如三斤小麥可換一斤油條。人間煙火，平凡歲月，就在許許多多一來一往的稱量中度過了。

雖然老秤漸漸遠離生活，但影響早已融入文化。比如，秤砣為「權」，秤桿為「衡」，人們日常做事的權衡，就來自於秤。秤桿上定製有十六顆銅星，作為刻度。一是說，古制十六兩為一斤；二是說，寓意「天下太平」，四個字共十六筆畫；三是說，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再加上福祿壽三星。如果缺斤少兩，必損福、減祿、折壽。而若事事買賣公平、童叟無欺，則天下太平。這，或許就是秤的分量所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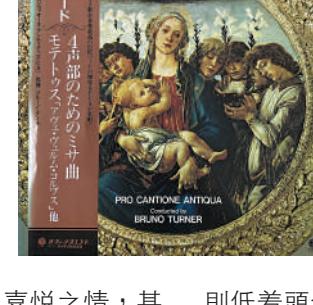


合唱彌撒的天使們

自年初開始，上海掀起了一股「波提切利熱」。上海博物館和東一大美術館先後開幕的兩大重量級外展都不約而同地展出了這位意大利文藝復興繪畫巨匠的真跡。兩個展覽筆者均到場觀看，現身在意大利更是頻頻在博物館和美術館中邂逅波提切利的作品，因此本周想推薦一張以其名作為封面的唱片。由日本唱片公司一九七九年灌錄並發行的英國文藝復興作曲家威廉·拜爾德譜寫的《四聲部彌撒》和《讚美詩》，英國指揮家布魯諾·透納攜手本土 Pro Cantione Antiqua 合唱團演繹的版本。封套選擇

的是桑德羅·波提切利的圓形畫名作《聖母子與歌唱天使們》。

畫作完成於波提切利職業生涯的黃金期。聖母瑪麗亞懷抱聖嬰耶穌基督居中而坐，身穿藍袍披着透明頭紗的她並未流露出喜悅之情，甚至看起來有些茫然。懷中的聖嬰雙手正試圖探向母親的胸部，此舉將身為母親哺育後代的聖母暗喻為拯救之母。她的身後兩側被八位被看作青春



和諧化身的天使們所環繞，他們手中都拿着象徵純潔無瑕的白色百合花（也稱作「聖母百合」）。左側四個天使雖然手舉彌撒唱詞卻環顧四周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甚至連嘴都沒有張開；反觀右側的四人

則低着頭全情投入地演唱着。在聖母頭頂湛藍色的天空上方，有一雙手捧着金冠即將為她佩戴，意指她為天國的女王並背負着神聖使命。

畫中的所有人都沐浴在金冠撒下

的光芒下。波提切利的精湛畫技在聖母縫着金線的透明頭紗、天使們衣領和袖口處的金線圖案展現得淋漓盡致，此作也已具備了他塑造人物時纖瘦秀美卻略顯憂鬱脆弱的個人風格。儘管作曲家拜爾德在波提切利去世三十年後才出生，但畫中四位正在歌唱的天使們則為《四聲部彌撒》做了完美註解。

「碟中畫」《四聲部彌撒》&《讚美詩》／《聖母子與歌唱天使們》



巴士風波

早上照常搭巴士上班，到了二層還沒坐定，就聽到身後傳來一陣巨大而嘈雜的音樂聲。在我回頭尋找聲音源頭的時候，與我一同上車的另外幾位乘客也在回頭尋找，個個都緊皺眉頭。聲音的源頭很好找，是一位大鬍子的中年男子，沉浸在音樂的世界中一臉陶醉。

巴士啟動，音樂粗暴地塞滿了整個車廂。越來越多的前排乘客開始回頭尋找聲音的來源，眼神中都是指責，但那位中年男子則完全不為所動。終於一位年輕女子忍不住站起來，回過頭對着那位男子說道：「先生，可不可以將聲音調小一些？你這樣影響到很多人了。」我在心中暗自為這位女士鼓掌，沒想到中年男子絲毫沒有一點有損公德的覺悟，語氣囂張反唇相譏：「怎麼，公共場所不能聽音樂嗎？」估計女士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人，一時之間愣住了，倒是中年男子喋喋不休：「現在的女人這麼煩的？了不起啊！」此時另外一位女士挺身而出：「先生請你放尊

重點，我也是女性，你這樣的行為影響到了很多人。」中年男子祭出黃子華脫口秀三字真經：「犯法啊？」繼續我行我素。

巴士到站，他身後一位男士站起身走了下去，過一會兒帶着司機走回二層。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司機也並非強勢，向中年男子表明接到投訴，請他調小音量，包括我在內眾乘客都趁此機會表達了不滿。「吶，是調小啊，不是關掉啊。」中年男子見反對者眾，終於找到了一個台階。

巴士再度啟動，耳邊小了一點的音樂聲又再度慢慢變大，一點一滴試探底線。好在下一站，那位男子起身準備下車，在走過去的過程中，他故意將音樂聲開到最大，招搖而過。令人血壓升高……



老三花茶

如今物流便捷，長途帶物漸成絕響。「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這句老話的重心以前落在「禮輕」上，現在則應換到「千里」上，即便是鵝毛這般輕巧的物件，千里之外攜來而非快遞寄達，情意之重，真如泰山。

不過，每到外地旅遊，我總還能找到些願意「人肉」回家的可心之物，大略有三：書，藥，茶。書，指地方出版或文化機構印行的書，大多小眾冷門，一旦淘到，行囊再滿，必硬塞強納，攜歸而後快。藥，指當地土方炮製的草藥。中藥藥性與水土大有關，異地移

植，效力或減，原土原枝，最為可貴，但可遇不可求。

唯有茶，幾乎各地都有。把一片樹葉做出這麼多名堂，衍變成蔚為大觀的文化，流傳歷史如此之長，影響人群如此之眾，真是奇跡。前幾天去成都，想着此地茶風久盛，應買點本地茶嘗嘗。在網上一搜，當地人愛喝「老三花」。想當然地以為是用三種花焙製的茶。細一查，才知是三等茉莉花茶。據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都茶廠的茉莉花茶分為特級至五級，再次是「花碎」和「花末」。特花、一花、二花，價高且需憑

票購買，老百姓喝不起。「三花」順位成為最優選擇。一晃半個世紀過去，親民的「三花」老了，成了茶客口中的「老三花」。

搞清來龍去脈，我馬上「掃」了一輛共享單車，打開手機導航，直奔最近的茶廠直銷店。進店一看，「三花」又有特級之說，包裝甚是精美。老闆問明來意，誠懇地向我推薦一種簡包裝「老三花」，手工炒製的，可稱「古法」。此茶比特級三花便宜一些，半斤一包，老式的牛皮紙，四方正正，老式的麻繩捆起繫好。我歷來信奉「聽人勸，吃飽

飯」。買了一包，回家後，找出蓋碗沏上，喝進口中，茶是茶香，花是花香，說不上驚艷，卻很舒順。我想，這就是「老三花」該有的味道吧，雖然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老三花」。



中國美術館六十載

坐落在北京東城五四大街一號的中國美術館，近日迎來建館六十周年。中國美術館是中國美術界的最高殿堂，收藏有蘇軾的《瀟湘竹石圖》、徐悲鴻的《戰馬》、畢加索的《帶鳥的步兵》等諸多「鎮館之寶」，不少載入中國美術史冊的重要作品首展於此，一些國外藝術家和經典作品也是在這裏與中國觀眾首次零距離接觸。

走在五四大街，黃色琉璃瓦大屋頂、四周廊榭圍繞、主體設計參考敦煌九層飛檐的中國美術館是特別耀眼的一座建築，它與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等一起組成有名的國慶十周年「十

大建築」。作為「國」字號美術館，六十年前，毛澤東親筆題寫了「中國美術館」館額，在建設中，並由周恩來親自實地勘測、審定修改設計方案。

中國美術館收藏有各類中外美術作品十三萬餘件，九千八百多位藝術家的作品進入收藏名錄，年接待觀眾逾百萬人次。慶祝建館六十周年，中國美術館目前正在舉辦美術精品展和國際藝術作品展，畢加索的《帶鳥的步兵》、徐悲鴻的《奔馬圖》、李可染的《萬山紅遍層林盡染》，靳尚誼的《塔吉克新娘》、傅抱石的《待細把江山圖畫》等名作悉數展出。

以往，許多藝術家作品雖收藏在美術館，但多年未向觀眾展出，甚至藝術家本人也看不到。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透露，有一次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經過美術館門口，說就一會兒功夫，想看一下鎮館之寶。吳為山當時非常尷尬，因為展出的都是臨時性展覽，而鎮館之寶都在庫房，沒有長期的陳列展。在二〇一六年，為擴大藏品利用，吳為山推動將美術館的六層閣樓為「藏寶閣」，固定陳列大家名作，這吸引了眾多觀眾定期打卡。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美術館有兩個以作品命名的接待廳，一個是「春雪

廳」，另一個是「夏蓮廳」。其中，「夏蓮廳」以香港文化大家饒宗頤的作品《蓮荷吉慶》命名。二〇一七年十一月，「蓮荷吉慶——饒宗頤教授荷花書畫巡迴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饒宗頤先生親臨開幕式，這也是饒公生前在內地的最後一次公開亮相。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得閒飲茶」

再約會，這樣便可反映二人之間的友情關係有多深。以「得閒飲茶」作為道別語，背後可能潛藏其他意思：沒有特別事情便不用找我了。

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可以簡單直接地傳達意思，但是語言背後隱藏的心思，往往令人難以猜透。在戲劇藝術的領域，這被稱為「潛台詞」。基本上，「潛台詞」是沒有說出口的心裏話，乃是主人翁當刻內心的所思所想。「潛台詞」是訓練表演技巧的其中一種重要工具，它能夠成為主人翁下一句說話或行

動的推動力，「潛台詞」若能充分完整，可以令主人翁的精神面貌更加豐厚。

早前我觀賞了一齣小劇場作品《殉爆》，全劇只有兩位演員，另加一位樂師暨旁述者。該劇由兩位主要演員的對話而建構故事，本來是慣常的話劇風格。後者的樂師暨旁述者，卻令到全劇別樹一格。樂師現場配樂而增添氣氛，同時旁述劇情進展，並不時說出角色們的内心世界，就似是將角色原本的「潛台詞」直接表白。如此表演方式，將角

色的內心世界剖白出來，本是戲劇表演的大忌。現在所見，旁述者卻能加強「潛台詞」的作用，像是向觀眾反覆叩問，讓觀眾再三思考劇中人的行事目標。誠然，人們若想真正理解別人的心聲，不能只聽口頭話語，更要細心聆聽其「潛台詞」。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遊夜市

「疫情之後，深水埗的夜市還有嗎？」一位上海的老友忽然發來這樣的信息。過了好一會兒，我才想起，十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名為《夜市深水埗》的遊記，發表在上海的一家報紙上。老友顯然對那篇文章印象深刻，當我回覆他「太久沒有去過了，也不知還在不在」時，他告訴我，當年文章裏那份「香港基層人士和環保人士，在廟街前的巷子，進行二手貨交易，一買一賣之間的味道，讓人似聞見千里之外的維港煙火氣，很別致。」我於是答應他，抽空再去看一看。

前天晚上，我又到深水埗。廟街周圍的小巷，新開了不少食肆，芝麻香味的腸粉、蜂蜜混搭煉乳的豆花、豬腳加牛肉的公仔麵……三三兩兩的年輕人在小店前駐足，我聽見有人帶着濃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話講電話：「味道好好喲。」說是新聞，卻是「總把新桃換舊符」，我隱約記得疫情前，這些店鋪的名字和裝修都不同於今日。但不管怎樣，深水埗的夜，又熱鬧如初，令人多了些許欣

慰。

只是再看不見二手貨交易的場景。之前那些將自家用舊的電風扇、日本圍巾等拿出來賣的年輕人，已然不見影蹤。倒是不少貨車司機在廟街的路邊，歇歇腳，點根煙。那煙星星點點、忽明忽暗，竟有一種滄桑又明滅的美感。

我正要離去，看見有人用一個三輪車賣舊書。這些書不知道是幾手的，卻種類多樣，有文學的、歷史的，也有一些音樂和漫畫方面的書。忽然，我看到自己三年前出版的散文集《香江記趣》，也在那一眾舊書當中，封面皺巴巴的，也褪了顏色。我忙拿起來，翻至扉頁，上面赫然寫着「×××雅正」，還有我的簽名。

小販說舊書一律五十元，我沒有還價，丟下錢、拿起書，飛也似地逃了。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如果身邊的人提出請你「吃雪糕」，其中暗藏着兩個信號，第一，他是拿你當朋友；第二，他來自東北。確實，縱觀大江南北，能說出「雪糕」二字的，只有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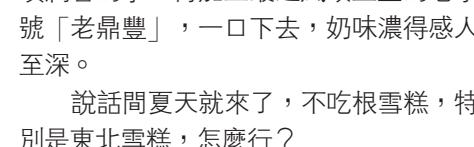
其他地方，無不是用冰淇淋、冰磚等詞彙代替，瞬間多了一分優雅，少了一絲豪氣。

讓人出乎意料的是，東三省在雪糕這件事上的堅守。明明最冷，卻出產了種類最豐富的雪糕，哪怕如今互聯網傳播速度堪比病毒，各式「網紅」換代迭出，但如果把標準定在

「單價三塊」，可選擇的妥妥還都是「東北出品」。東北的雪糕，夏天可以一盒一盒地吃，冬天能敞篷帶箱，直接搬到樓下賣。樸實的包裝、誠懇的分量、喜人的味道，一切一切都像他們口中頗具魔力的東北話，跟你招手，口中呼喚着「老鐵」。

很多人不知道，東北人做雪糕，是有靈氣的。前幾年在全國鋪天蓋地的「東北大板」，來自大慶；而眼看着對手就要一家獨大，瀋陽中街大果搖身一變，成為網紅鼻祖「中街1946」，雖然價格偏高，但主打一個情懷和美味，立刻破圈，至於被人褒貶不一的雪糕品牌「鍾薛高」，就是再後來的事了，對了，這裏還貢獻過最初代的麻醬口味，如今再看，已是早了幾十年。除此之外，吉林宏寶萊這個牌子也家喻户晓，不僅有汽水，也用紅豆、蜜棗味雪糕承包了幾乎所有東北孩子的夏天，更神奇的是，這些產品至今都在，味道、包裝不改，哪怕在北京，搜搜外賣，還都是銷售前幾名。但把雪糕做到「頂流」的，其實是最北邊的黑龍江，在零下三十度的中央大街上啃根馬迭爾，至今也是頂頂厲害的事，再加上最近風頭正盛的老字號「老鼎豐」，一口下去，奶味濃得感人至深。

說話間夏天就來了，不吃根雪糕，特別是東北雪糕，怎麼行？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